

盛大原创文学门户  
起点中文网  
www.qidian.com

谷歌百度双排名持续四十周前三甲

红透网络的穿越奇文台湾同步上市

百万重量级长卷

玄幻看《诛仙》，探险看《鬼吹灯》

穿越当然是看《极品家丁》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禹岩◎著

# 极品家丁

7





禹岩◎著

极品家丁  
7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
极品家丁⑦ / 禹岩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09. 1

ISBN 978-7-219-06363-7

I. 极… II. 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6350 号

---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 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 
封面绘图 张晓雨 周华龙  
插图绘图 张晓雨 易 男  
封面设计 ©  WWW.LIJIYI.COM/27/POST  
WWW.TASSUINDI.COM/14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  
印 张 21  
字 数 300 千字  
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363-7/I·1094  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

## 第一章 九死一生 · 001

根在金陵？林晚荣看了看身边的几个女孩，巧巧、秦仙儿、肖青璇、萧玉霜，哪个不是在金陵相识的？萧夫人在那里成家立业，生活了多年，有此念想，也是正常。只是她为何偏偏选在这个最嘈杂混乱的时候走呢？现在萧家在京城新逢大乱，正是最需要她的时候啊！

## 第二章 夜闯王府 · 031

起火的地方，正是诚王府的柴房，高酋还加了些火药进去。这一烧起来，火势极为猛烈，熊熊火光顿时耀红了半边天际。不一会儿，王府里面早已乱成一团，许多丫鬟、仆役，手里捧着桶盆，端着清水，急急向起火的地方奔去。

## 第三章 至尊宝物 · 047

园子里的丫鬟、仆役们纷纷集中在此，亲眼看着兵士们挖出这东西，皆是惊奇连连。有几个见识广的霎时变了脸色，园子里顿时嗡嗡作响，众人交头接耳，紧张的情绪逐渐蔓延。顾秉言闻着响动，无意中扫了一眼，待看清那东西，顿时啊的一声，面色煞白如纸。

## 第四章 首席御史 · 071

这人约莫五十如许年纪，一身大红官袍，头戴插翅乌纱，生得明眉正目，模样甚是周正。他站的位置，正是昔日诚王所立之处，其地位可见一斑。巡察御史的地位，林晚荣大概也了解一些，这些言官是专门监察大华各层官吏的官风官纪，折子可以直呈皇帝，其功能就相当于纪律检查委员会。

## 第五章 擒拿诚王 · 097

强弩带着猛烈呼啸，直射骏马腿间。这一着果然奏效，冲在最前面的几匹骏马人仰马翻，后面的骑士便毫不留情地践踏在他们身上，火药的爆炸接连不断，冲天的火光中，无数的盔甲散落，血肉横飞，二百余匹人马，连横成一片火海，便似点燃的炮仗般，一个接着一个爆裂开来。

## 第六章 帝王之师 · 123

林晚荣眨眨眼，这才明白过来，顾老头说了半天，后面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啊！只是他说话大有讲究，上来就大赞一通，叫人人都欢喜，后面再提些小意见，也不会破坏别人的好心了。何谓语言艺术，这顾先生可谓深谙其中三昧！

## 第七章 皇者风范 · 153

顾顺章拍拍他肩膀，点头微笑道：“你不是帝王，永远不知道帝王的心思！谋反是什么样的罪行，你可能理解？先皇真的就宽恕了诚王吗？当今皇上真的要赦免诚王吗？那赵武是干什么的？何谓皇者风范，你很快就会明了的！”

## 第八章 特别训练 · 183

“诸位兄弟——”林晚荣虎目四顾，低沉着开口，声音在四面山谷间回荡，听得异常清晰，“相信大家已经收到了号令。没错，这命令是我林某人下达的。从即日即刻开始，不管你是骑兵步营神箭手，也不管你是将军文书火夫，每人双腿各负重五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脱掉。违者，斩！”



## 第九章 丝绸之路·211

上将军李泰营帐里的火焰越烧越大，军士的叫喊声此起彼伏、络绎不绝。林晚荣脸色发白，左路军、中路和李泰的大营连在一起，防范不可谓不严密，怎么就出事了呢？要真是还未与突圻人碰面，李泰就出了事，这场仗也不用打了。

## 第十章 首战告捷·237

徐芷晴如此一细化分析，众人才领悟到这中间原来还有玄机，若能顺利得以实施，大华首战必胜无疑。看似毫无用处的五原城，却被林晚荣妙手回春，化成了此战的重中之重，众将顿有拨开迷雾见明月、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若此役胜了，必成大华经典之战，万古流芳。

## 第十一章 原始森林·259

在林晚荣的记忆中，贺兰山东西向最起码有两条峡谷可以穿行，当然，那是前世的事情。他极力地搜索脑中残存的记忆，又将胡不归找到的那粗糙的、可怜的羊皮地图拿来仔细对照，他郑重地点点头：“没错了，就是这里，这就是地图上标出的第一座山脉。胡大哥，你看……”

## 第十二章 草原之城·287

“林兄弟小心！”高酋长吼一声，手中长刀狠狠劈出。啷当大响，刀棒撞击，闪出几朵灿烂的火花，几乎就要喷射到林晚荣脸上。拉布里的铁棒重重落地，高酋的战刀却已被砸了一个大豁口，胳膊已是暗暗发麻，他忍不住惊声道：“这厮好大的力气！”





## 第一章

# 九死一生

根在金陵。林晚荣看了看身边的几个女孩，巧巧、秦仙儿、肖青璇、萧玉霜，哪个不是在金陵相识的。萧夫人在那里成家立业，生活了多年，有此念想，也是正常。只是她为何偏偏选在这个最嘈杂混乱的时候走呢？

现在萧家在京城新逢大乱，正是最需要她的时候啊！

大华侍卫





萧家遭遇袭击，林晚荣、萧夫人纷纷被压在废墟里，正当林晚荣寻不着出路时，顶上正传来一阵轻声的呼唤，那声音甚是熟悉、亲切。

青璇？林晚荣大喜过望，急忙擦干了眼泪，大声叫道：“青璇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废墟里黑暗无比，肖青璇的声音响了一下便再没了反应。

萧夫人身上最后的体温正在缓缓退去，身躯渐渐地僵硬。

林晚荣喉头哽咽，难以抑制的痛苦涌上心头，他聚起最后的力气，啊地狂叫一声：“青璇，我们在这里……”极度缺氧之下，他的嗓音虚弱嘶哑、毫无力气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隐隐能听到胸腔里空气滚动的声音，神智渐渐迷糊起来。

我要死了？他心神渐渐地恍惚，顿时忆起许多的往事，与萧玉若、青璇在当涂山中相互依偎的甜蜜，与安碧如、秦仙儿荡舟微山湖的温馨，与宁雨昔飞渡长情索，同生共死，不舍不弃的坚决……

他鼻子酸酸，想哭又想笑，看着渐渐睡去的萧夫人，感觉她那逐渐消逝的体温，他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：从哪里来，就到哪里去，我这是要回去了吗？

“林郎，林郎……”肖青璇轻泣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虽是细小，却听得如此真切，“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快答应我，快答应我啊！”

眼皮子似有千斤重，林晚荣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，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他使出全身的力道，喘息着缓缓睁开眼睛。一抹细细的光亮从头顶的废墟投射进来，正照在萧夫人苍白的脸颊上，她秀眉微蹙，神态安详，似是昏昏沉睡了。

那是一截细长的铁管，中间空心，自废墟上面用力穿插进来，光亮便是自空心中间透出。林晚荣大喜，用力挤到那钢管处，一阵微不足及的清风拂过面颊，虽是极为弱小，对于他，却是弥足珍贵。

他的泪水夺眶而出，用力推着萧夫人的身体：“夫人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青璇来救我们了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”

“林郎，林郎，快与我说话！”铁管中传来肖青璇焦急的声音，顺着那管子，一股水流缓缓注下，滴落在二人脸上。

萧夫人的眼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，小口微微张合，努力地想要睁开眼睛。

水珠落在林晚荣脸上，清凉冰冷的感觉让他一顿，神志顿时恢复了许多，望见萧夫人颤抖的睫毛，他呆呆地愣神半晌，忽然疯了似地大叫起来：“夫人，你醒了，你醒了，咳咳……”

胸腔里传来钻心的疼痛，他却来不及在乎了，狂叫之下泪水狂涌，似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。

铁管中透过的微薄空气让萧夫人的呼吸渐渐悠长起来，她缓缓地睁开眼睛，透过那微弱的灯光，正瞅见眼前林三的面容。他头发上、脸颊上满是尘沙泥土，被汹涌的泪珠冲刷出的两道痕迹，看得甚是清晰。

萧夫人神情滞纳，虚弱无力地道：“我们死了吗？”

林晚荣咧开大嘴一笑，脸颊半黑半白，尘土沾染着泪水，便像是一个泼皮的猴子一般：“没有，我们没死。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。”

他的眼神黑白分明，纯洁得像是水晶，从未见过这样的林晚荣。

林晚荣见萧夫人脸色发白，神情恍惚，忙拍着那透着光亮的铁管道：“夫人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似是一截铁管，咦，它是从哪里来的？方才还没有这东西。”

林晚荣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夫人，要没有这东西，咱们两个人早就命丧于此了。方才你吸入的空气，都是从此而来。”

萧夫人对着铁管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清凉的冷风吹来，她顿时浑身舒坦，头脑虽仍有些昏沉，却比先前已强上不知多少倍了。

“林郎，你在哪里？快些回话，快些回话！”

这也不知是肖青璇第几次的喊话了，方才只顾着拯救夫人，倒把这事给忘了，林晚荣急忙凑到铁管边大声道：“青璇，我在这里，听到了就回话！”

听到他声音，肖青璇喜极而泣：“林郎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来救你。”

惭愧啊，最近也不知走了什么霉运，每次都要老婆来救我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心里却有些得意，我老婆能干，每次都能来救我。我却更能干，找了这么个能干的老婆！

听到头顶传来玉霜、巧巧的呼唤声，林晚荣早已迫不及待、归心似箭，兴奋道：“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。”

哗啦一声，头顶上砖瓦碎石被搬开。“坏人、娘亲……”萧玉霜娇泣一声，直直向二人怀里扑来。她的身子娇俏柔软，扑到萧夫人怀里，两个人紧紧挤在一起，温暖的感觉霎时传遍了全身。

萧夫人悲呼一声，紧紧地搂住了她，泪珠似是开了闸的洪水般滚落下来。

萧玉霜一手抱住林晚荣，一手搂住娘亲，哭得气都接不上来，场面煞是感人。

林晚荣浑身是伤，被她这一挤压，顿觉全身上下无一处不痛，见她二人哭得畅快淋漓，他忍不住苦笑一声：“二小姐，闲话还是待会儿再叙吧，我好想睡觉。”

他这一说话，萧夫人顿时忆起了什么，急忙擦了泪珠道：“玉霜，快些起来，他受了重伤，莫要压着他了。”

萧玉霜嗯了一声，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，那边秦仙儿早已奔了过来，见了林晚荣的样子，惊泣一声抱住他：“相公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林晚荣意识已经模糊，眼前朦胧一片，喃喃道：“仙儿，先救夫人，她身子弱，怕撑不住。”

秦仙儿含泪应了一声，自他怀里用力抱起萧夫人，急急向外奔去。

“大哥……”洛凝、巧巧循着那断壁残垣发疯一般地奔过来，萧玉若扶着肖青璇跟在二人身后，眸中泪光闪动。

“你们都来了？”林晚荣咧开嘴微笑，干涩发白的嘴唇一阵嗫嚅，声音弱小得仿佛蚊虫一般，极端的困意涌上心头。望着那几张沾满泪水、如花似玉的俏脸，他头脑渐渐地昏沉、眼前渐渐地黑暗，似有万般的憔悴涌上心头，终于再也忍不住，躺在萧玉霜怀里沉沉睡去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林晚荣缓缓睁开双眼，肖青璇艳丽如仙的面颊出现在眼前。她容颜清瘦，双眼红肿，似是憔悴了许多，却无损她冠绝天下的容颜，反添几分楚楚可怜，惹人怜爱。

林晚荣愣了愣，吞了口吐沫，急喘几口气：“青璇，我是在哪里？”

见他浑浑噩噩的模样，肖青璇眼中泛泪，鼻子酸酸，伸出衣袖温柔地擦去他额头脸颊的冷汗，柔声道：“傻子，当然是在我们家里了。你没看见吗，这不就是凝儿的闺房？”

洛凝见他醒过来，顿时喜极而泣：“大哥，我不饶你。你连凝儿的房间都不认得，气煞我了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就要你连续一个月留在我的房中，这里的一纱一线，你不认全，我就不准你走。”

凝儿的闺房？林晚荣四处瞅了一眼，忍不住笑了一声：“怎么会不记得呢？我只是睡糊涂了嘛，这里可是我们的洞天福地。”

洛凝羞红上脸，轻嗯了一声：“你睡的时日可真是不短。大哥，你方才是在做梦吗？我怎么听你叫别人的名字？”

“是吗？我叫了谁的名字？”林晚荣大吃了一惊，急忙看了肖青璇一眼。

肖青璇拉住他的手，温柔地微笑着道：“我方才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哪里听得清。林郎，你身上有伤，下不得床，需要多休息，我与凝儿就在这里陪着你。”

说到有伤，林晚荣顿时想起来，急忙往身上看去。他全身上下一丝不挂，胸前、背后、腿上都缠着层层的纱布，已被包成了一个大大的粽子，隐隐有药香味传来。他急忙伸了伸腿，却是眉头一皱，哎哟一声痛得叫出声来。

肖青璇看得心疼，忙拉住他的手：“勿要乱动，方才才替你换过药，正使着药劲呢。”她停了一停，又轻轻叹道：“也不知是怎么了，凭你的机灵劲，为何那萧家夫人完好无损，你却伤重成这样？”

林晚荣见洛凝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，知道这丫头和秦仙儿一样，都是狠角色，他可不敢说是为了救萧家夫人才会弄成这样，便尴尬地笑了笑，兀自不语。

洛凝却似猜中了他心思，轻轻嘟起小嘴：“姐姐，叫我看，大哥定是为了救萧家夫人，才会伤得如此之重。”

肖青璇轻斥了一声，对洛凝的直性子却是奈何不得：“萧家夫人对林郎有知遇之恩，若无她，我们也不可能与林郎修好。林郎若真是为救她而受伤，那也是知恩报恩，乃顶天立地的男儿！切不可胡乱猜疑。”

洛凝做了个鬼脸，不说话了。林晚荣有心将与萧夫人在废墟下的遭遇尽数讲上一遍，但想了想又停下了，只笑着道：“我是有名的正人君子，凝儿你难道不知道？倒是我想问问了，我这身上的衣服是谁给脱的，有没有人偷偷占我便宜？”

“我才不偷偷占你便宜呢。”洛凝轻轻一笑，眼中柔情尽显，缓缓将头贴到他腿上，俏脸熏红，“你是我相公，我要占你便宜，用不着偷偷摸摸，要占便是正大光明。”

肖青璇轻呸了一声，耳根通红，见林晚荣又恢复了平常性子与凝儿调笑，顿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惊喜。

林晚荣笑了一阵，浑身上下顿时隐隐作痛，虽比开始时减轻了许多，却依然钻心地疼。洛凝忙温柔地擦去他脸上汗珠，落泪道：“大哥，还疼吗？”

腿上疼是好事，至少说明了神经功能都正常，林晚荣叹了口气：“疼倒是小事。只是眼下抗突垆的大军出发在即，我却又折了腿。这伤筋动骨一百天的，等我伤好了，前方的战事只怕已经结束了。”

肖青璇心疼地望着他：“你伤成这样，还惦记着那些事情做什么？昨日夜里，父皇亲自来探望过你了。我已经跟他提过了，你伤势未愈，需要休养，这次北上，便暂时不去了。”

林晚荣急忙叫了起来：“那怎么行？人无信不立。我要是没答应也就罢了，可我已经应承了徐渭和李老将军，杜修元、胡不归，还有山东的那些老弟兄也都等着我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那我以后可没脸面去见他们了。”

肖青璇乃大智之人，知道自己的夫君平日里虽是嘻嘻哈哈插科打诨，但是对于诺言是极为看重的，说到就一定要做到，万事都可忽悠，唯有这一点操行一定会坚守，此乃是他立身处世之本。

见林晚荣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洛凝轻轻笑道：“傻大哥，姐姐是与你开玩笑的。伤筋动骨需得百日将养固然不假，但你也不想想姐姐是什么人物？皇上送了许多珍贵的

灵药自是不说，姐姐用的丹药又怎会平凡？姐姐说了，依你这伤势，只要她每日运功为你活血去淤、调养生息，不出十日便可下床，二十来日便可行走如飞了。”

林晚荣大喜：“真的？”

肖青璇无奈地摇头，微微笑道：“我不与你说，便是怕你误以为这些都是小伤，以后便奋不顾身地胡来。此次是为了救萧家的夫人，下次却又不知是为了谁来。郎君，你现在可是我们一家的支柱……”她眸中水雾隐现，默默偎进他怀里，无声落泪。

林晚荣心中又甜又涩，心里感叹娶到这么一个温柔善良、知书达理的好老婆，真是自己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望着肖青璇憔悴的脸颊，林晚荣心疼之极，乖乖地道：“青璇，我答应你，等这次北上归来，我再也不到处胡闹了，就好好陪着你们，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。”

要叫他安生下来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比要他的命也强不了几分了，肖青璇心中感动，轻轻嗯了一声。

林晚荣嘻嘻笑着握住她的手，将她往被窝里拉：“青璇，你也累了，快上来歇息一会儿，还有我们的儿子。”

肖青璇呀了一声，脸色血红：“勿要胡闹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凝儿也在这里呢。”

洛凝咯咯娇笑：“姐姐，还与我见外什么。你从前夜一直忙到现在，连眼也未合过，便让大哥好好疼疼你。”

都是自家姐妹，也没什么好笑话的，何况以林晚荣的伤势，现在也做不出什么羞人的事，肖青璇娇羞应了一声，缓缓脱掉外衫，依进他的怀里。

淡淡的兰花芬芳传入鼻孔，拥着妻子柔软的身躯，感受着她腹里与自己心脏一起跳动的血脉，林晚荣眼眶渐渐地湿润，活着，真他妈美好！

夫妻同心，肖青璇似是感觉到了他波澜起伏的心境，激动中有一丝心颤的感觉，真愿与他就这样相依相伴，直到永远。

见旁边洛凝望着他们，脸上满是羡慕的神色，肖青璇脸孔微红，柔声道：“凝儿，你也来。”

洛凝脸色幽怨：“谢姐姐。可是有人不叫我，我不敢来。”她偷偷打量了林晚荣一眼，又娇又媚。

这小狐狸，林晚荣心里酥软，掀开另一边被角，洛凝咪咪笑着钻了进来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幸福的眼泪却刷刷地掉了下来。

“喂，不要乱摸，我是伤员啊！”林晚荣一只手抚上凝儿胸前的柔软，贼喊捉贼地大叫着，夫妻三人笑闹着，拥成一团。

“咦，巧巧呢？”左拥右抱、便宜占尽，林某人如何安歇得着，闹了一阵，忽然想起自醒来便没见着巧巧这丫头，要知青璇、凝儿、巧巧三人可是最亲密的啊！

洛凝犹豫了一阵才轻轻开口：“大哥，与你说了，你可不要着急啊。”

只听你这句话，我能不急吗？正要开口相问，肖青璇柔滑的玉手覆上他嘴唇，轻叹一声：“是仙儿！”

林晚荣疑惑道：“仙儿？仙儿怎么了？”

洛凝哼了一声，恼道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同样是公主，还是亲姐妹，秦仙儿与我姐姐怎的差别就这么大呢？前日将大哥你救了出来，她便一直抱着你，除了萧家姐妹和巧巧外，就不许别人亲近你了。最后还是看在姐姐肚子里林家血脉分上，她才勉强答应了，与我们分成两拨，秦仙儿与萧家两位小姐、我和姐姐，我们轮流照看你。看这时辰，过不了一会儿，便要换她们来照顾你了。最苦的就是巧巧，她与我们是亲姐妹，与秦仙儿也交好，便要两边调和。姐姐说你伤势无大碍了，巧巧怕你醒过来见了这形势心里难受，这会儿正在那边规劝秦仙儿呢。”

还有这事？林晚荣顿时头大，秦仙儿与肖青璇的事情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，眼下这情形，也在意料之中。

肖青璇柔声道：“凝儿，你不知她性子，妹妹她不是恶人，只是任性了些。她对夫君的情意，连我也是不及。林郎身上这伤势，便是因她前夜耗了所有的真元推宫过脉，才能恢复如此之快。我进房时，她正伏在林郎身上痛哭，叫我也好不感伤。”

这痴丫头，林晚荣心里一软，再也兴不起责怪秦仙儿的心思，她与肖青璇的恩怨，说到底，还是由宁雨昔与安碧如的斗法造成，肖青璇和秦仙儿都是无辜的。

纱窗外隐隐露出一抹鱼肚白，天色已是麻麻亮，拥着肖青璇与洛凝柔软的身子，轻嗅着那淡淡的芬芳，林晚荣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

林晚荣忽地一惊，急急问道：“青璇，你说什么？前夜？”

洛凝抱住他的胳膊，轻声道：“对啊。大哥，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。我们与秦仙儿她们已经换过两次班了。”

“不好。”林晚荣咬牙要坐起来，浑身却是散了架般地疼痛。洛凝忙扶他躺下，肖青璇心痛道：“有什么事便交待我，你方才换了药，莫要乱动。”

林晚荣痛哼了一声，迫不及待地道：“青璇，快派人请徐渭，就说我死了。”

洛凝惊了一声，小手急忙掩住他嘴唇：“大哥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们的好日子长着呢。”

见洛凝脸色发白紧张的样子，林晚荣心中感动，急忙握住了她冰凉的小手：“不是胡思乱想。你放心，老公我不活他个一百八十岁，我是绝对不会死的。”

洛凝紧紧依偎在他胸前，幽幽道：“活到一百八十岁也不许死，我与姐姐、巧巧生生世世都做你的妻子，永不分离。”

这话听着都暖人心，林晚荣轻轻拍着她柔软的肩膀，感受着她真挚热烈的情意。

肖青璇思索一会儿，柔柔开口道：“林郎，你是在引诱那背后的人现身吗？”

林晚荣哼了一声：“背后那人现不现身，现在我无法判断了……我出事的这两天，老徐那边怕也是乱了，但愿他能多长个心眼，别上了背后那人的当。青璇，你找个机灵点的人，去向徐渭报信，把这戏份也做得足一点。那人既然如此安排诡计对我，我要不死，也太对不起他了。”

肖青璇本就聪明无比，听他言语哪还不明白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她想来想去，府里的下人丫鬟都是宫中派来的，却是找不到一个机灵到这个分上的。洛凝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咱们家里怕是找不出这么机灵会办事的人，不过我瞧萧家倒有那么两个，昨日萧大小姐指派一个叫四德的家丁上街为大哥抓药，办事倒也利索。我瞧他那举止模样，似乎是受了大哥许多的教导，奸猾诡诈得跟泥鳅似的。”

洛凝这便是与他打趣，肖青璇听得暗笑，林晚荣喜道：“四德也在这里吗？这小子办事有我的风范，就让他去吧。”

洛凝娇笑道：“他自然在我们家里了。萧家的房屋全部坍塌，损失惨重，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姐姐就邀他们全部住到我们家来了。两位小姐、萧家夫人，全都过来了，现在啊，家里可热闹着呢。”

还是青璇明事理，林晚荣听得感动，握紧肖青璇的手真情流露：“青璇，谢谢你。”

“这些小事还要道谢，你把我当外人吗？”肖青璇轻轻一笑，半嗔半怪，“你既已占了人家萧家小姐的便宜，又得了萧夫人允许，那我林、萧两家便是亲家了。我原本准备过些时日亲自登门，求娶这两位小姐，不曾想半途出了这事。虽是有些耽搁了，却终是两家合一家，也喜庆得紧。萧家的两位小姐，我也都见过了，大小姐美丽坚强、遇事不乱，二小姐天真活泼、温婉可人，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，与她们做姐妹，正是合适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得了肖青璇允许，美事将成，林晚荣自是忙不迭地点头，心中大喜，只是青璇说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，莫不是暗指仙儿？

林晚荣有重伤在身，肖青璇又挺着大肚子，行动不便，安排的事情唯有洛凝去办了。

洛凝见林晚荣无恙，心情自是美好无比，咯咯娇笑着去了。

过不了多久，便听门外传来脚步声：“相公，你醒了？”

一听这声音，肖青璇顿时脸儿通红，挣扎着坐了起来，还未披上衣衫，房门便咣当一声被推开，秦仙儿飞奔进来。

肖青璇柔声道：“妹妹，你来了。”

一眼瞅见肖青璇衣衫凌乱地坐在床边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红晕，秦仙儿忍不住娇哼一声，似是没看见她般，避开她，带着欣喜向床边扑去：“相公，你怎样了？”

只是两日不见，秦仙儿却似清瘦了许多，衣上还沾染着些灰尘，容颜憔悴中，却

带着深深的惊喜。林晚荣微微一笑，轻抚着她的秀发：“我没事，这两天可苦了你了。”

秦仙儿轻嗯了一声，眸中含泪：“相公，是我没有卫护好你，你若出了事，我也不活了。”

林晚荣笑着擦去她眼角的泪珠：“傻丫头，我能出什么事？你老公我健康着呢。我还想着，等赶明儿伤好了，带你和安姐姐重游微山湖呢。”

“真的？”秦仙儿惊喜地泣了一声，将头深深埋入他怀里，“相公，你真好。”

看着秦仙儿与林晚荣的亲密，肖青璇心里有些发酸，又有些欣慰，正微微黯然间，却觉有人拉住了自己的小手，回头一看，却是林晚荣。林晚荣挤了挤眼，笑道：“仙儿，青璇你也是认识的。难怪你们长得一般的美丽，原来竟是嫡亲的姐妹。早知如此，在金陵的时候，我就拉着她一起去见你了。”

秦仙儿重重哼了一声：“我可不敢高攀。人家是玉德仙坊高贵美丽的仙子，我却是白莲教无恶不作的魔女，与她不是一路人……”正说着话间，却见林晚荣脸色发白，额头汗珠滚滚而下，顿叫秦仙儿吃了一惊：“相公，你怎么了？”

林晚荣急促喘了几口气，脸色灰白，微叹一声：“我没事的，就是断了一条腿，伤了几根肋骨，养上他个三年五载，吃上几千颗人参燕窝就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秦仙儿落泪道：“不会的，相公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我前夜为你推宫过脉了，你这伤势不出二十日便能大好，到时候，我便叫上师傅，我们一家人回微山湖去，我弹琴，你作诗，师傅演舞，我们三人泛舟湖上，永不分离。”

安姐姐还会跳舞？这狐媚子怎么没对我提起过？林晚荣苦笑摇头：“姑且不说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，就算是真有再回微山湖的那天，只怕我也没那心情了。现在不比以前，家里一大摊子的事，你又对青璇，咳咳，叫我怎么放心得下……”

见他做戏了半天，却原来是扮了可怜来调解自己与仙儿，肖青璇又好笑又感动，默默地拉紧了他的手。

秦仙儿也不是笨人，闻他言语便知他心意，见肖青璇眸中含泪地望着自己，她心神一阵恍惚，良久才哼了一声，低下头去。

“仙儿，俗话说得好，亲姐妹，哪有隔夜仇的。从前就算不知道，你们打打杀杀的，那也是缘分。如今就更不得了了，你们身上流的是同一个血脉，将来，你们俩生的孩子，还会是同一条血脉。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咱们的孩子着想，就算不为孩子着想，那也要为老公我着想啊。你与青璇，就好比我们家的两座大山，令人仰止，要是你们姐妹俩整天冷眉相对，我们家如何团结兴旺？何况我仔细算了算，你们两个也没有什么海深仇，反倒有真真切切的血缘亲情，为何就不能和平相处，共我林家盛事呢？”他舌灿莲花，滔滔不绝，直令肖青璇听得也有些晕乎。又是孩子，又是大山，又是林家盛事，不相干的事被他硬生生地串在一起，纵观天下，也只有林晚荣才有这般本事。



秦仙儿面容羞涩，柔声道：“人家才不要生孩子呢。我与这狐媚……这姓肖的事情，相公你也是知晓的。我师傅对她师傅，昔年却比亲姐妹还要热上三分，后来又如何？师傅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若是忘却了她的教导，与这姓肖的交好，又怎能对得起她老人家？相公，这种事情，我怎做得出来？”

这丫头倒也有一张利嘴，搬出了安师叔，便叫别人做声不得了。肖青璇暗叹一声，对这妹妹生出些敬佩。

林晚荣却是大喜，嘻嘻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仙儿，你也承认，除了安姐姐那边，你与青璇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仇恨？”

似乎是这么回事，秦仙儿想了一想，无奈地嗯了一声，旋即又摇头：“不是，她还抢了我相公！”

林晚荣大汗淋漓，这丫头，还真是有性格啊，于是正色道：“仙儿，我很严肃地问一声，若是安姐姐和宁仙子修好了，你与青璇是不是也不闹别扭了？”

修好？这可能吗？秦仙儿想了想，微微点头嗯了一声：“只要她不再与我抢相公，我就不再恨她了。”

林晚荣翻了个白眼，秦仙儿也觉得这事从目前看来似乎是不太现实了，她微微沉吟了一番，哼道：“那你每月在我房中留十日，在她房中只能留一日。”

这丫头倒是有什么话都敢说，肖青璇脸色一红，羞涩地点头：“妹妹，只要你受得了这登徒子，那便把他尽情留下。”

听她话里隐藏的意思，秦仙儿也忍不住俏脸一红，她与林晚荣做了真正的夫妻，如何不理解肖青璇话里的含义。

怒了，我怒了，什么意思？把我当什么了？要妹妹不要老公？我是你们交易的筹码吗？林晚荣龇牙咧嘴，正要发作，肖青璇偷偷握住他的手，白了他一眼，小声嗔道：“妹妹的性格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便是个嘴硬心软，但叫我与她修好了，什么事情不能商量？”

秦仙儿把他们的嬉闹尽数看在眼里，心中虽是苦涩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要想把这姓肖的狐媚子赶出林家，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“妹妹，你莫要听他胡说八道，我们是嫡亲的姐妹，便要好生相处，莫要叫别人看笑话。”肖青璇拉住秦仙儿的手，温柔地说道。

秦仙儿默默地低下头去，玉手微微紧握，却觉有一只粗糙的大手伸了过来，将自己与肖青璇的小手紧紧握住了。聪明的郎君，肖青璇欣喜一笑。

这次秦仙儿舍不得挣扎了，只得任他二人一起握住自己的小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相公，我师傅与宁雨昔的宿怨，你真能解得开吗？”

这事远比解决秦仙儿与肖青璇的事情要复杂多了，两位公主好歹都是自己的老